



# 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

散文卷

长江文艺出版社

# 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

《湖北省作家协会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散文卷/涂怀章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54-1850-3

I. 湖…

II. 涂…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湖北-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湖北-当代

IV. I218.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20895号

责任编辑:胡敦煥

责任校对:邓薇

封面设计:贺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 cjlap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日报印刷厂

---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1.75 插页:2

版次: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511千字 印数:1-2900册

---

ISBN 7-5354-1850-3/I·1451 定价: 41.00 (平装)  
55.00 元 (精装)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

## 总顾问

缪合林 王重农

## 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 邓剑秋 | 卢吉安 | 邱久钦 | 陈昆满 |
| 周玉兰 | 周祖元 | 骆文  | 曾卓  |
| 童道友 | 路用元 | 碧野  |     |

主任委员 蒋林

副主任委员 周百义

## 总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先霭 刘富道 陈美兰 周季胜

##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 方方  | 李传锋 | 朱莎莉 | 刘益善 |
| 刘青  | 吴小斌 | 张永健 | 杨书案 |
| 於可训 | 赵国泰 | 俞汝捷 | 洪洋  |
| 涂怀章 | 梁必文 | 谢克强 | 董宏猷 |
| 管用和 | 熊辉  |     |     |

# 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

## 各分卷主编

|        |     |     |
|--------|-----|-----|
| 中篇小说卷： | 王先霈 | 张永健 |
| 短篇小说卷： | 王先霈 | 张永健 |
| 诗歌卷：   | 谢克强 | 赵国泰 |
| 散文卷：   | 涂怀章 |     |
| 报告文学卷： | 涂怀章 |     |
| 儿童文学卷： | 董宏猷 | 朱莎莉 |
| 文学评论卷： | 於可训 |     |

# 总序

近二十年湖北文学的风姿和行进的轨迹，很像自西而东横贯本省的扬子江——浑浩流转、奔腾激荡而又有曲折回环，它与全国文学一起，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共同经历了复苏和繁荣的若干个阶段，又在具体环境中展开个性化的探寻与突破。它与三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前期的湖北文学并列，成为本世纪湖北文学交响乐中最华丽的乐章。此时此刻，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迎接新的世纪、新的千年的时刻，湖北省作家协会组织编选《新时期湖北文学大系》，其意义远不止于一般的回顾和小结，而是着眼于为适应和促进社会和文学的转型、为推动我们的事业迈进新的境界，作深刻的反思和认真的准备。

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湖北文学曾经在几个重要方面领风气之先。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一九七七年年底问世，一时风靡全国、洛阳纸贵，很及时地适应着忍受了十年文化饥渴的人们急切的审美需求。徐迟一九七七年发表《地质之光》，一九七八年元月发表《哥德巴赫猜想》。它们是报春的燕子，预兆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它们讴歌曾被践踏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鲜明地提倡一种新的价值观。徐迟赞美“陈氏定理”是无价之宝，他的那几篇报告文学对推动思想解放大潮的作用，它们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乃至对当时许多青年人追求知识、献身科学的人生选择的作用，同样是难以估量的。碧野、曾卓、骆文等老作家，用炽烈的感情谱写新作，李尔重的

宏篇巨制《新战争与和平》，杨书案的系列历史小说，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都为湖北文学增光添彩。由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人民文学》杂志主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第一届开始，刘富道、映泉、楚良、王振武、姜天民、喻杉、李叔德等湖北作家先后榜上有名。其他文学种类也佳作纷呈，报告文学在八十年代继续成为全国的重镇，一批热情而机智的作品，深受青年们喜爱；诗歌有曾卓的《老水手之歌》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熊召政的《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管用和、刘益善、饶庆年的乡土诗别具一格；黄瑞云的寓言饱含文化意蕴；董宏猷、徐鲁、韩晖光获全国儿童文学奖，李传锋的《退役军犬》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沈虹光的剧本题材广泛，有着良好的舞台效果；田野、王维洲的散文颇具楚地骚人的灵秀。湖北的大众文学，从创作到编辑，在全国都居于突出地位。新的生活呼唤和促成新的观察者、描述者。二十年间，从大学的宿舍里，从部队的营房里，从车间和码头，从乡镇和山野，走出一批批年轻的作者。他们或带着天真未凿的稚气，或带着荆楚平原的泥香，或伴着汉正街的市声，或裹着武钢高炉的热气，跨进文坛。生活中强烈的感受，是他们创作的最直接的推动力，他们把对生活的思考放在优于艺术形式雕琢的位置。即使在诗歌创作中，湖北作家也较少专注于句法上的变异，而更多是让读者呼吸山村田野的清风。八十年代前中期的作品昭示，湖北文学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色。

此后，当人们沉浸于对社会生活方式的转换中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文学界争议着新的美学观念、试验着新的艺术手法的时候，湖北文学界表现得略有迟疑。迟疑并非是惶惑，是在沉吟中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一九八八年，全国中篇小说评奖进行到第五届，首次出现湖北作家的名字，她们是方方和池莉。紧随

其后，刘醒龙对农村变革的追踪，邓一光对父辈军人的刻画，被认为是近年文学的重要收获。叶明山、岳恒寿、陈应松、刘继明、田天等各向不同的方向探索。他们彼此之间，他们和方方、池莉之间，风格有着明显差异。但是，湖北的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们，在发挥各人艺术个性的同时，也形成一些群体的共性。他们构成的方阵，在中篇小说作者队伍中，十分引人注目。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不仅是湖北新的作家群诞生的信号，也给全国文学探索提供新的思路。

湖北是中部内陆省份，周遭山脉拱围着中间的鱼米之乡，武汉是在百余年的社会发展中繁荣起来的大城市，市民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正是由于这一背景，湖北作家多在继承传统中寻求创新，在街衢世俗里提炼风雅和捕捉醇厚的人情，从平畴湖沼间摄取浓郁的诗韵。这就具有了与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和陕北的黄土地大不一样的风情。从八十年代后期到现在，十多年来，受到全国文学界广泛注意的湖北作家人数稳步增加，不是一茬替代一茬，而是老一辈和新一辈、先出的与后续的相伴相随，声势日壮。湖北的几辈作家是有天赋才华的，但他们的成绩的取得，更多地靠的是勤奋与踏实；他们是讲究技巧的，但作品对读者的吸引更多地靠的是内容的真实性与亲切感；他们有较为安宁和谐的创作环境，而其广泛影响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实力，较少依赖鼓吹与炒作。他们很少标新立异地张扬，却不乏对现实和历史的独特的体验。中国新时期文学，从七十年代末对伪浪漫主义的摒弃到八十年代对现代主义的借鉴，发生过并且还存在着多方位的探索。湖北大多数作家所采用的，是吸收了多种成分的、具有新的内涵和色彩的现实主义。他们的这种创作取向，一直得到本地评论界和文学编辑的有力支持、鼓励，并不断有新的进展。湖北的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有着相近的品格，以社会历史批评为基点，吸纳多种文

学观及批评方法。实践表明，湖北文学界的选择，有利于文学对社会生活深刻变化的反映，有利于文学满足广大民众的接受需求。在这一方面，湖北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是有所贡献的。这套大系在体现本省作家多样的创作个性的前提下，也体现了这一主导的倾向。

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疏漏和失误是难免的。不过，上溯文学之江而反顾，虽然未能规行矩步地寻踪觅影，未能毫厘不差地描摹精确的图形，我们还是在全省各地文联和作协的热情协助下，尽可能多地重读了二十年来的优秀作品。其中不少由于篇幅和体例所限没有收入，长篇小说、戏剧和电影文学剧本未能收录，甚至有个别在全国得过大奖的佳作也忍痛割爱，这绝不减轻它们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更不损害它们的价值。选本总是有局限的，如果读者披览这套大系，能够在鸟瞰中思索二十年来湖北文学发展中顺逆、畅阻、缓急的变化规律，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作为开拓新航道的参照，我们就感到欣慰和满足了。

总编委会

一九九九年七月

# 前 言

涂怀章

散文是直抒性灵的文体。它不像小说和戏剧，需要通过虚构的人物之口或依附于故事情节委婉地表达作家的思想观点；不像诗歌，受到分行押韵、语言的跳跃或某种意象的局限，难以畅述执笔者的具体想法。加上它是一种内容跨度大，结构限制少，篇幅和技法充分自由的体裁，所以，当新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思想解放、政治民主的活跃空气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使大家的生活变得空前丰富之时，人们欲将内心的感受与体验“发而为文”，用得最多的自然是散文这种样式。虽然，专门从事散文创作的人不多，但大量的小说家、诗人甚至评论家和学者都写了散文，更不用说广大的业余作者。事实上，从全国范围来看，散文的作者面是最宽的。

湖北也不例外。专事散文、出版多部文集的作者很少，但以创作其他文体为主的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大都发表了散文，有的甚至出版了集子。因此，我们在检视湖北新时期散文的过程中，所见到的数量和质量，始终是令人鼓舞的。

今年五月初，笔者受“大系”组委会和编委会的委托，组建了一个以文学教授、副教授、讲师为主体的编选散文与报告文学的工作班子，吸收了五名正在攻读创作美学的硕士研究生参加，在三个半月内，搜集、挑选到平时获得读者好评的散文七百余

篇。来源是三个方面：一是从图书馆、资料室查找以往期刊和文集，将获得各种奖励或引起社会反响的湖北作者的散文选出予以复印。二是根据平日阅读的记忆，致函“优质高产”的散文作者。请他们“选优自荐”，或直接寄来，或提供出处由编者查找。三是通过新闻媒体及其他渠道发动读者举荐。然后逐一登记，填写“初审单”。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还特别注意查找了已故作家徐迟、李蕤、鄢国培、丁永淮等人的散文佳作，八月，经过多次集中评选，由初选者写出简短评语，对每位作者的作品进行“入选排序”。第一次拟定篇目后，统计字数达七十二万，大大超出了规定数额，接着进行两周的反复筛选，十一、十二月两次报送总编委审订目录，遵照总编委的指示作了两次大的调整，于是有了眼前这部五十万言的《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散文卷》。

本书所选七十年代创作的散文，只占极小的比例。这是因为，人们公认的新时期始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之后。尽管很少，但这些作品颇具特色，不仅真实地记录了特定时期现实生活的状态，而且反映了国人当时的纯真心态与朴实感情。如吉学沛的《井冈山抒情》，碧野的《永恒的春天》，分别表达了人民对刚刚逝世的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深切怀念。前者借观览红军“会师桥”和毛委员故居门后的“海洛衫”之感受，赞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虽然“日落日出，冬去春来，时光流逝，永不复返”，但“人们将用金光闪闪的大字，把它载入史册”。文笔朴实，感情凝重。后者记叙参观周恩来出生并度过童年的地方，歌颂新中国首任总理一生与老百姓的利益紧密相连。作者怀着“为春雨滋润心田那样温暖的感情奔向淮安”，怀着“像洪泽湖那样深湛的虔诚心情奔向淮安”，情思悠长，亲切感人。曾卓的《母亲》，初稿写于一九七四年，但那时哪能发表？新时期的到来，结束了老作家充满“变幻和波折”的痛苦生

活，落实政策以后，“为了练练笔，……想到的第一个题目是：《母亲》。”他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改定的这篇散文，详细回忆了慈母勤劳、善良、不幸的一生，也是对旧中国妇女的苦难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的写照。运用了很多动人的细节，感情丰富深沉，读后令人产生持久的灵魂颤动。李德复的《造龙的人》，具有另一种特点。作者以生活化的语言，记录并讴歌鄂西北农民在条件极艰苦的高山峻岭兴修水利，创造了“二龙戏水”、“石龙”、“暗龙”的事迹，充满激情地把“英雄的山姑娘”、“领着群众前进的党支部书记”、“心红似火的老社员”介绍给我们。乡土气息浓郁，文风质朴，给人实实在在的感觉。曾德厚的《摇篮曲》则为我们开启了另一扇生活的窗口。作品以一位海外归来的台湾同胞哼唱古老民谣为引子，回述了台湾岛的美丽风光和千百年来苦难屈辱的历史，最后，引用白居易“共对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诗句抒发感慨，甚至想象自己搀扶着老人登上鼓浪屿的日光岩，直接呼唤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快回到母亲的摇篮中”。作者历史知识丰富，情意甚殷，文笔相当清丽。其实，七十年代的后三年，湖北散文的发表量并不小，但多数显得主题浅露，内容简单，甚至有抒情“概念化”的现象。这不能由作者们负责，而是前面那个“史无前例”历史时期的影响，“左”的年代的惯性作用。本书挑选的上述几篇，在叙事、抒情、说理、用语方面，带有特定的时代痕迹，但相对来说，比较自然得体，贴近生活。

八十年代，湖北的散文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思想活跃一些，文笔潇洒一些。这里选出的作品，大体上可分四组。一是游记。刘富道的《塔什库尔干散记》，生动地记叙了他的新疆之行。文中充满谐趣的美，保持了作者一贯的幽默风格。如提出“考验邮局”——发一封信，看它何时能到武汉；关于“山的老父亲”——慕士塔格峰的雄姿和胸怀的想象，等等。当

塔吉克诗人谈到“古城的新创伤”时，还提炼出全面认识整个民族的警句。笔法轻松娴熟，格调爽朗，趣味盎然。和穆熙的《五老峰上的云烟》，王维洲的《千佛洞夜话》，以饱经沧桑的成熟眼光看自然景观，不仅叙描得体，而且随时将情、景与哲思融为一炉。古典文学修养好，对前人的诗词信手拈来，用得恰到好处。笔力苍劲老到，艺术风格稳健。罗时汉年轻，他的《北方的河》则表现为洋溢着奔腾、蓬勃的青春活力。其身影，准确地说，是激情，闪过汾河、昆仑河……直奔黄河，感受与体悟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和前进的趋势。笔底雄浑壮丽，令人昂扬不已。

第二组，写乡情的散文。我们知道。乡情乃是一种对于故土无限挚爱的积极的心理反应，一种对生养之地引起心灵长久牵挂的怀想与悲喜之情，一种人类的共同情结。人的本质是相对于自然界而言的，没有人就无所谓世界的存在。而每个人都得诞生于某块土地，生活于一定环境的经济文化形态之中，这就培育出种种浓郁的特殊的乡土感情。民族情、爱国情等崇高伟大的感情，皆由此出发而形成和发展。典型的乡情，可以揭示人类心理的多重复杂性的普遍规律，因而具有深邃的人生暗示性，能够启迪世人对于命运作出沉思，对于历史经验与生活真谛予以认识。所以，描写乡情、表现乡情富有普遍意义。田野的《挂在树梢上的风筝》，可谓描写乡情的名篇。一九八八年，笔者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新中国首届散文（集）奖”初评工作时，就投了它的票。十年来，台湾水源地那座无名山上挂在老榕树树梢的风筝，始终带着一个游子凄切的思念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把它跟田老的《离合悲欢的三天》放在一起读，每次都读得泪眼模糊。真实的经历，炽热的亲情，刻骨铭心的乡思，加上精湛的表达技巧，自然化作了巨大的艺术魅力。李华章的《梦里的溱水》，回忆故乡小河边的童年生活以及乘木驳子进县城求学的情景，暗示

经过数十年烦杂的人生旅程之后，特别怀念清新自由的境界，平实之中含有深意。且用笔精细，语言清冽如泉水。他是我省专注于散文创作的很少几个作家之一。万文武的《紫楝飘香》，回想儿时楝树下的母教：“楝子开花你不做，蓼子开花把脚踩”，以小见大，含义深远。还有谢克强的《树赋》，多侧面地歌赞了故乡伴着自己成长的大槐树，于栽树、乘凉、开花、结果的描述中，告诉我们生活的道理。字里行间充溢着艺术想象，情感真挚，笔调轻快，实为一组散文诗。

第三组，反映亲情和友情的。羊羣的《诗人的送别》，写徐迟与妻子之间深挚的爱，刻画入微，令人心颤；董宏量的《母亲与竹》，表达儿子对妈妈的真切怀念，令人觉得不是用墨水，而是用生命饱蘸着情思和凄清的泪在诉说。叶梅的《一个和许多个》，从极为平淡的题材中提炼出了新意。开头写自己非常怀念一位少时的好老师，忆起许多感人的往事。然而，当她千里迢迢寻访到老师时，先生却并不记得学生的名字，怎么启发也想不起来。当老师反过来问学生时，学生也觉得没有必要讲了。笔锋陡然一转，说明这正是那位教师的伟大之处：“他给了我那么多宝贵的东西，而在他看来，却是很平常的。”使读者的认识猛然得到升华，感动不已。立足点高，眼光独到，手法娴熟。这里还要特别感谢胡发云和姚笑。前者的《小屋和最后一批送行者》，后者的《孤独的姜天民》，以撼人灵魂的真情和文笔，营造了极为悲凉的艺术氛围，分别代表我们表达了对英年早逝的获奖作家王振武和姜天民的怀念。新时期刚刚到来的时候，中年的王振武为了追求文学，过着极清贫的生活，最后为文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姜天民去世前几日，笔者在武汉作协开会，休息时看见他从一楼一间小房里出来，手端煮面的钢精锅。其时，他脸色憔悴，形容枯槁，远离家人，住在那里创作。他丝毫不谈自己的病和生活的艰苦，而是大谈如何改稿，并且兴奋地告诉我，他刚向省作

协打了报告，申请去鄂西北农村挂职体验生活。他哪里想到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人世呢？这样一些为文学事业鞠躬尽瘁的作家，是值得我们长久纪念的。还有汪洋的《文坛港仔》，满腔热情地赞扬了陈卓乾的创作成绩，是在被赞扬者生前写的，现在成了最好的纪念文章。

第四组，提出生活中的某一重要问题。周声华的《留下一片爱》，洪洋的《不见森林》，可训的《鸡栖于树》，虽然观察点不同，有的从大处着眼，有的于小处落墨，但都指出了人生的重要问题或与人密切相关的生态平衡问题。思路敏捷，文笔洗炼，处处闪烁着睿智的光彩。

本书选得最多的是九十年代的湖北散文。有已故作家李蕤的《我在洛阳的跋涉足迹》，徐迟的《宇宙赋》，鄢国培的《谈钓》，丁永淮的《月夜游赤壁》等。读这些作品，不仅使我们重温了他们对人生的见解，深入学习到许多艺术技巧，而且，仿佛看到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心中得到安慰。还有眼下正活跃在文坛的近百位老、中、青作家的佳作，我们不可能逐篇分析评论，只能大略地向读者介绍一下。

请允许我忽略其他文学报刊对于作家位置的排列，按照此刻随意想起的次序来谈。骆文的《怀表，很老很老了》，歌咏父亲留下的遗物，表达出“老骥伏枥”的壮志：“我听到的是时间的足音。我不可能是敲木鱼的和尚。应该承认已进入暮年，但还有点晚晴中火红：我还要追赶时间的晨曦哩。”文末呼唤：“精神一点不能萎靡啊。”短小精悍，笔力刚健，富含哲理，周代的《千千》，回忆了“大堰河”一般的母亲——一位乳母给他的恩惠。生动地叙说母子情深，表达了因“未奉养”而产生的歉疚和出自内心的怀念。描写细腻，感情真挚，细节精彩，人情味十足，读后令人落泪。老作家中，还有李汝舟的《京城谒二老》，李先琨的《老友》，索峰光的《海滨拾梦》；张英的《特殊功能

的画家》，杨书案的《青春忆，最忆是北大》，田中全的《忆往事，怀老鄞》，姚振起的《昨天的青纱帐》等，内容厚实，语言简洁，值得一读。更有李建纲的《耍猴者说》，构思新颖，寓意奇妙，语言幽默风趣，既有强烈的讽刺力量，又有浓郁的生活味道。读着，你会情不自禁地发笑。同时将联想历史、世事，引起沉甸甸的思索。

中青年作家中，写得好的就更多了。除前面谈到的以外，还有管用和的《故乡水》，李传锋的《高山·大海·日出》，池莉的《面对生与死》，刘益善的《武落钟离白虎记》，鹏喜的《脚夫故事》，绍六的《大学，我那永恒而遥远的星辰》，余荃芳的《意大利纪行》，田天的《向父亲倾诉》，董宏猷的《妻的悄悄话》，周翼南的《妻子》，易中天的《话说武汉人》，钟静的《三顾频频天下计》，陈明刚的《百味人生》，彭建新的《铁马冰河入梦来》，张良火的《江水滔滔悼西林》，叶明山的《呐鸽亭随笔》，刘章仪的《武夷山二题》；华姿的《寻找一个兄弟》，陈应松的《我无言的父亲》，苏桃香的《往事如风》，任蒙的《峡江两赋》）阿毛的《女人的理想》，胡鸿的《心中的橄榄树》，叶大春的《母亲的桥》，岳恒寿的《我给孔子磕了头》，江岳的《观海沉吟》、刘继明的《亲爱的小鱼》，钱家璜的《绝崖》，鲍风的《夜的提琴》，刘耀仑的《书之慨》，扬帆的《五台梵唱》，吴苾雯的《探访沈园》，张志学的《蓝盾礼赞》，张泽勇的《施坪小记》，李道林的《涛声依旧》，王石的《戈壁》，周良彪的《小木屋》等，真是举不胜举。这些作品，各有特点。无论写重大题材，还是说凡人小事，每篇中间，都能给我们一点人生的启示，或一点生活的发现。有的风格粗犷，有的感情细腻，语言大都比较漂亮。

还有的作家作品，颇具个人色彩，需要单独说几句。

请读徐鲁的《载不动，许多愁》。他写文学大师沈从文在我

省咸宁双溪被劳动惩罚的情状，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文化内涵。作品一开头就联想到李清照言愁词中的“双溪”，同时，描述了钱钟书、冰心、廖沫沙、陈白尘、臧克家，李季、郭小川等文化名人齐聚于此被强劳的特殊背景。文中满怀深情地述说了沈先生所处的逆境，引用了黄永玉、萧乾、黄裳等人与他的通信内容。其实，令人难受的还不在于“七十岁的沈从文”，曾经在这里“非常愁闷地生存着”，而是文章结尾的那一幕。过了二十年之后，在这块“曾经诞生过诗，诞生过伟大学术巨著，诞生过一代知识分子最顽强的毅力和精神，以及最沉重的经验与思想”的地方，作者询问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农家少女，她疑惑地摇摇头：“村里没有姓沈的呀！”更不知道什么叫钱钟书和陈白尘的人，也没看过叫做《湘女潇潇》或《边城》的电影。读到这里，我立刻想起了郁达夫的《怀鲁迅》以及其中关于一个民族、国家应该怎样对待伟大人物的论述。徐鲁没有明说，而是用一个凄凉的细节震撼了我们。这些年，徐鲁出了好几部散文集，都寄给笔者读了。从他的文章中，你会明显地感到作者的博识睿智，感到他读了很多的书，立意和笔法相当成熟。他能够带着对现实生活的思索去认识书中的“世事”与“人生”，写出来的散文自然就有深度和厚度。看得出来，他追求的是设法作用于读者的深层心理，引起潜意识的顿悟与升华。这样的散文，将超越时光的磨蚀而永葆青春。

无独有偶，陈胜乐的散文也发散出浓郁的书香，具有厚重的历史蕴涵与文化意味。例如他的《倾听一种声音》，写独自于书房听雨，“是文人以宁静的心态对人生和现实生活的一种解读”。联想杜工部书房听雨，“居于书房与古人对谈，与灵魂耳语，于书中全面提升人生的境界”……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笔力矫健。他不仅写了许多散文，还出版了专著《散文美学概论》，这在青年作家中，是极为难得的。